

年轻的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

袖珍之国

(回族) 白玉波 李思佳 编译

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闭幕式上,厄立特里亚国家馆因良好的组织、独特的展位布置、游客数量居非洲馆最多而荣获三项世博大奖,从众多非洲国家馆中脱颖而出。于是,这个年轻的东非小国走进了我们的视线,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近距离感受这个国家顽强的生命力和淳朴祥和的民风。

厄立特里亚是一个独立不到二十年的国家,其国名来自于希腊语pontos erytreus,其意义是红海,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意大利人在这一地区开始其殖民活动时为这块土地所起的名字。位于东北非红海西岸,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南面为埃塞俄比亚,西面与北面同苏丹接壤,东南与吉布提相连,东临红海,海岸线长一千两百公里,隔海与沙特、也门相望,地扼欧、亚、非三大洲海上通道的咽喉——曼德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主要以干燥的沙漠性气候为主,全年最高气温可达四十摄氏度以上,降水也十分有限。2009年统计的人口为四百九十万,半数为穆斯林,另外半数人口以基督

徒和天主教徒为主,另加少数传统拜物教徒。

厄立特里亚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从最北端的与苏丹接界的红海沿岸,一直到吉布提的长达一千多公里的沿海低地地区;另外,北部与西部同苏丹相邻的广大地区也是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区。首都阿斯马拉的穆斯林人口相对于基督徒要少一些,但走在街上,头戴白帽,身穿白袍的男士和从头到脚一袭黑袍的女士,仍然是最明显的地方民族特征,而这样着装的当地人基本都是穆斯林。当地的女基督徒大多会用镶着花边的一大块白纱布裹住头和身,男基督徒大多数没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只有个别人会披白纱布。

厄立特里亚在历史上曾经是非洲古阿克苏姆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后来随着帝国的衰落,其中心地位便日渐丧失,成为埃塞俄比亚王国统治下的一片疆域。十九世纪后半期当西方列强到处抢夺殖民地的时候,厄立特里亚成了意大利人在非洲的统治区域。意大利人对厄立特里亚的统治开始于1869年,终结于1941年。这一年意大利人因战败而从这一地区退出,这里成为了英国的托管地,英国人取代意大利人成了这里的统治者。在195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和其他十三个国家建议联合国通过了要求厄立特里亚作为自治单位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的390号决议,于是这两个地区在1952年成立联邦,英国军队于当年从厄立特里亚撤离。1962年,在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巨大压力下,厄立特里亚议会被迫通过了有关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合并的决议,这样,厄立特里亚被动地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的第十四个省。经过漫长的等待,在厄立特里亚人民不懈的努力斗争下,终于迎来了厄立特里亚的春天。1991年5月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同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的武装力量一起推翻了

门格斯图政府。1993年5月24日,厄立特里亚正式宣告独立并举行开国庆典。

厄立特里亚被列入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这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从事农牧业,生产落后。人均收入低下,大多数人月工资在五十至两千纳克法(约折合二十五元至一千元人民币)之间。人民住房紧张,水、电、卫生、通讯等设施落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高。厄立特里亚的旅游业历史悠久,也是目前厄立特里亚唯一赚取外汇的服务行业。古阿克苏姆王国的大部分区域在厄立特里亚境内,目前尚存不少遗迹。如今,古阿克苏姆王国的遗迹也成为了厄立特里亚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早在十四世纪时就有欧洲旅行家来此地游览观光。此外,厄立特里亚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旅游资源。在2008年,厄立特里亚以其“独特地貌和原始珊瑚礁群”被英国旅游网站评为世界七个最佳旅游目的地之一。

厄立特里亚国虽然领土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其语言与文化却很丰富。其国内九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九个民族是提格雷尼亚、提格雷、希达伯、比伦、库纳马、纳拉、萨霍、阿法尔和拉沙伊达。九个民族当中提格雷、萨霍、阿法尔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九个民族在服饰装束、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方面都各具特点。在这九个民族当中,提格雷尼亚族和提格雷族占多数,阿法尔族在东南部占多数,所以这三



首都阿斯马拉

个民族的语言使用范围也相对要大许多。如提格雷尼亚语在首都阿斯马拉及中北部地区人人都会讲,而提格雷语又因为与提格雷尼亚语有较多相近的地方,会说的人也很多。

因为历史和民族宗教信仰的特殊缘故,阿拉伯语和英语是国内的通用语,意大利语使用也比较广。不管是走在首都阿斯马拉的大街小巷,还是走在其他城市或偏远乡村,能看到的所有文字性的标志、招牌等都是先写提格雷尼亚语,其次是阿拉伯语,另外再加英语。国内穆斯林基本都会说包括阿拉伯语在内至少两种语言。一些非穆斯林民众也有很好的阿拉伯语能力。

厄立特里亚历史上曾是非洲的贸易中心,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交流频繁,从而融合了多种民族、宗教和传统习俗。由于受西方势力影响较早,所以厄立特里亚城市生活较西方化,更是造就了厄立特里亚人民热情好客、礼貌待人、开朗大方的性格。尽管厄立特里亚经济落后,但社会秩序良好,犯罪率很低。厄立特里亚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一种普遍的好感和尊重。当你走在街头巷尾,不时会有人用汉语热情地招呼:“你好!”或用英语说:“Hello, Chinese, Nice to meet you.”当你步行或骑自行车走在街上,小孩子会大声地喊:“China, China.”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即使你到得稍晚一点,开车的人也会微笑着挥手示意让你先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深表友好,一是因为中国对厄立特里亚有非常务实的外交支援和文化援助;二是因为在厄立特里亚有一些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又全力以赴地宣传和实践汉语的专业人才;也还因为中国与厄立特里亚有着历史久远的交往。

德国汉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博特·施密特在其研究论文中确证,杜环是最早到过厄立特里亚的中国人。唐天宝年间(公元750年),唐朝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怛罗斯曾

进行过一场声势空前的战役。唐军战败,两万多唐朝士兵被俘,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阿拉伯帝国许多不同城市里的工匠或奴仆。杜环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他在公元751年至762年间的某段时间曾光顾了厄立特里亚。沃尔博特写道:“唐朝政府出于对世界地理的好奇,把杜环这位中国军官在公元八世纪的部分游记做成文件,保存了下来。杜环造访了阿拉伯和非洲的不少国家。他在游记中提到的名为‘莫林国’的古非洲国家今天基本已经能明确下来了:它就是曾存在于今日苏丹和厄立特里亚沿海低地沙漠地带的古王国。同样,杜环的论述也使另一王国的位置进一步明确下来:洛巴萨位于莫林国以南,这是中国古代史料中首次记载到阿比西尼亚,所以,杜环的描述是极其珍贵的有关阿克苏姆王国的古代史料之一。杜环的记载尽管简洁,但对相关民风民俗的少有的细节描述形象具体。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许多描述今日都能找到佐证。杜环曾提到他到过的地方的人信仰唯一的神,他们每周聚礼一次,每天祈祷五次。他还提到穆斯林禁食不洁的食物。”

历史所证明的事实表明,中国与厄立特里亚这一东非小国确实有着奇异的文化渊源。

厄立特里亚国的汉语教学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虽然它目前的规模还很有限,水平还不高,成就还不够突出,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厄立特里亚国的汉语教学已经从以前封闭式的短期班变成为今天开放式的长期班。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现在有了学汉语的地方,这为下一步把小班做成大班,把一个班变成多个班打下了有力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也为下一步筹办孔子课堂或孔子学院奠定着有力的根基。

中厄自1993年5月24日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两国的外贸关系也逐年增

长。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厄立特里亚人民更是以其独特的民族气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时,您会发现厄立特里亚多元

文化的底蕴中有着源远流长的好客传统,在这里您一定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心爱的厄立特里亚之旅

[苏丹] 穆罕默德·塔哈·曼苏尔 包澄章 译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非洲之角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苏丹人民与该地区人民共同的风俗习惯和相互联系,令我愈发关注起这个地区。我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几个国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1993年厄立特里亚这个新生国家进入我的视线。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获得独立后,于1993年5月28日正式宣布加入联合国。此前的全民公投结果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支持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分离,厄立特里亚人民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

在我小时候,母亲曾和我谈起苏丹东部一个叫做厄立特里亚的国家,那一年,我十二岁。母亲娓娓道来,她告诉我许多关于厄立特里亚的趣事。我对母亲说的这些故事饶有兴味,便拿来世界地图,在上面寻找这个叫做厄立特里亚的地方,可惜没找到,这让我十分沮丧。我在东非的地图上找了个遍,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可就是找不到这个叫做厄立特里亚的地方。后来,母亲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交界处一块极小的地方指了指,告诉我这就是厄立特里亚。母亲的话我一直记在心中,直到有一天,一群人带着各式各样的糖果来我家做客。突然间,我听到母亲喜悦的笑声,紧接着的是一句祝福解放的话语。那时我才知道,有个叫

做厄立特里亚的国家成立了,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暴虐,那是1993年5月。

我毫无预兆地突然告诉母亲我想去厄立特里亚寻亲,寻找我的姨妈,寻找我母亲所有的亲人。母亲答应了,没有半点迟疑。

我从喀土穆出发,经瓦德迈达尼抵达埃塞俄比亚边境小城加达里夫,再从加达里夫出发前往卡萨拉。到达卡萨拉时,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大量居住在卡萨拉城的厄立特里亚民众举旗挥舞。我问他们去厄立特里亚该怎么走,他们告诉我,卡萨拉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有大量的地面交通。这真是个令人惊喜的好消息。

清晨六点,我从卡萨拉出发了。天下着大雨,大地绿意盎然,令人心醉神迷。车子载着我向着厄立特里亚的边境方向行进,那里曾是一片半荒漠地带,气候却很宜人。车子一直行驶到厄立特里亚与苏丹边境处一个叫做拉法的小城,又从该地区的十四号站出发,前往距离拉法城约二十八公里的特瑟内城。我在特瑟内城看到最多的就是那些老建筑,建筑物上残留着炮火轰炸过的痕迹。我想也许是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爆发战争的缘故吧。在我们苏丹人看来,特瑟内城自古就很有名,苏丹大部分新婚夫妇都要在特瑟内城度蜜月。在苏丹,女孩们甚至常常在歌中唱道:“度蜜月怎能不